

上半场

刘建宏

著



上半场

刘建宏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上半场 / 刘建宏著. —北京 :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02-011519-8

I. ①上… II. ①刘… III. ①刘建宏—自传 IV. ① K825.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65195 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陈 黎

装帧设计 陶 雷

责任校对 杨益民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46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0 插页 1

版 次 2016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519-8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 : 01065233595

序

盘带记忆

白岩松

—

和建宏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是怎么认识的？现在都记不清了。好像没什么试探、磨合，一步到位就像老友相逢。原因不复杂，我们俩同龄，都属猴，都爱好球与酒，都在中央电视台供职，那时的我们年轻，那时的中央电视台正欣欣向荣着。

二

建宏常说，他当初从石家庄扔掉一切选择到北京打拼，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我。那时《东方时空》开播没多久，我正在屏幕上青涩地说着。建宏没说的话是：看到长这样的同龄人都能上电视，我也行！于是，义无反顾，从石家庄到了北京，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将自己的人生列车开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这一点上，我佩服建宏的勇气，换作我，如果看到屏幕上的建宏正说话，我估计自己不会决定出发的，不仅因为他比我帅一些。

三

中央电视台正欣欣向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家见面就谈业务说节目，私人聚会都谈，喝高了更谈。我们那些年的聚会不少，谈业务谈理想的记忆就多，内容一般不是新闻而多是足球。一来新闻不太下酒，二来足球是我们共同的爱好。那些年我们好像都没学会客气，较少歌功颂德，主要是“落井下石”，有毛病在酒桌上提，有建议碰杯时说。在这样的氛围中，无论个人还是事业，都突飞猛进。

那真是一个简单的时代，而简单，也正是交友的最好氛围。

现在也常聚，谈事业少了，偶尔国事天下事或乐视的事业，我们共同的朋友——《读库》的老六就会慢悠悠地端起酒杯倡议：来，让我们谈点儿美好的事情吧……

于是，我们相视一笑，一饮而尽。

四

我们不仅谈球，还一起做足球的节目。标志与高峰是二〇〇二年世界杯前的《三味聊斋》，我与建宏还有健翔，三个一九六八年出生的同龄人，组成红（宏）、黄、白三色阵容，

把我们个人对足球几十年的记忆、情感与看法倾泻而出，变成几十期深夜谈话节目《三味聊斋》。每期节目的选题现场商量，几乎不用热身，你来我往，自然天成。节目播出后，眼见着收视率与口碑一天一个样，我猜想，那该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成长最快的栏目吧，虽然它是临时的。

二〇〇二年底，开党的十六大时，我所在的中直团与浙江团住在一起，一天中午，在驻地大餐厅，与时任浙江省长的习近平一桌吃饭，他还为《三味聊斋》点了赞。

这事儿我跟建宏说了，他不仅很高兴，还更觉得足球是件大事，忙起来又多了几分投入。看着足球现在上升到战略高度，偶尔觉得，《三味聊斋》也做了贡献吧？

五

建宏其实与我一样，大学学的是新闻，但到北京沾上了《足球之夜》，这二十年，足球情结就越来越重地渗入血液。

记得二〇〇六年世界杯，我们一起在德国慕尼黑，那天健翔解说成了“事故”，我们俩正在一起，“事故”消息传来，原本很好的心情荡然无存，建宏尤甚。一来他替健翔惋惜，二来替接下来的解说着急，同时更让他难受的是报道世界杯的足球团队会不会被连累？而那些人是和他常年一起打拼的兄弟姐妹。当天慕尼黑的晚上，我们在土耳其人开的小馆开始喝闷酒，就我们两人，他越喝越苦闷，我似乎越喝越清醒。没多久，难受加上酒精，他开始掉眼泪，打电话和同事急，

我在一旁安慰并解释，直到黎明将至，大家在疲劳与难过中睡去。

不过，那一夜，我看到了建宏与足球的情感，也看到了他这个人的认真。

六

酒，是我们的另一个媒介。

第一次实打实较劲儿，是在我们家，我主场，一人一斤二两五的高度酒，段暄、陶伟等人做证，不长的时间下去，他倒了，我还行。没多久，到他们家，他主场，几乎同样的酒，这回我倒了，据说他没事儿。

后来也都多过几回，但随着年龄增长，喝多的次数在减少。然而，酒是好东西，尤其在朋友之间，哪怕很久没见，几杯酒下去，生分感也迅速消失不见。十年间，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老男人局，酒是喝得越来越少，但聚的间隔却越来越短。总有些友情，会在酒精与岁月的双重搅拌下，慢慢变成亲情。

七

我们不仅一起说球，还一起踢球，一起胜利与失败着。

我们俩应当属于很好的队友，但一定是很不喜欢的对手。因为认真以及在这个年龄还不错的能力，还有急脾气。我们场上的位置不同，他中场我前锋，配合默契却各自保持不同

的风格。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其实，无论朋友相处，还是踢球，不同才好玩。即便场上偶有争执，也是乐趣的一部分。

前些年，都好胜，这两年对胜负有些淡了，但淡了不意味着不在乎。这岁数还在场上奔跑，就是我们的骄傲。我的目标是踢到六十，想实现目标，得有同龄人共同督促陪伴，建宏是个铁定的人选，都加油！

八

中央电视台欣欣向荣的时代过去了，有人走，有人留，一切正常。建宏去了乐视，这是他的下半场，依他的认真执着劲儿，将来再有个加时，也正常。

在中央电视台时，他也忙，但忙中总会有闲，甚至有时非常闲。现在到了新岗位，总看他忙，闲几乎没了。其实不管闲还是忙，走极端都不好，还是希望创业期过后，他还能有些闲。一来喝酒踢足球，二来也别让本已很白的头发再加速变色。人生需要拼搏也需要奖励。

不在一个单位共事了，但朋友与你在哪儿工作没什么关系。有的老男人，这么多年处下来，我都依然不清楚他在哪儿工作或是不是工作着。朋友关心的是内心与共同走过的路。回望过去，很长的路，我们一起走过；看向未来，路依然很长。

虽是建宏的下半场刚吹哨，但我们都不再年轻，不能总是对彼此喊“加油”，也该多说“保重”了！

期待下半场

马国力

建宏写了本书，名叫《上半场》。我理解这是他对央视的告别，或许过几年就该有《下半场》了，那将是他直接参与中国体育市场改革进程的心得。

他让我为这本书写个序，我不可以推辞，而且也十分愿意。

无论是在中央电视台体育中心，还是在北京奥林匹克转播公司，或者是在盈方中国，我经常引用毛主席的一句话：政治路线决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不过我对里面的“干部”理解为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之所以我要特别指出这个解释，是因为现在意义上的干部并不都是想干事能干事的人。

我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在整个九十年代我的周围聚集着一大批想干事能干事的人，他们创造和发展了中国体育最为出色的平台——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二十年过去，这群人还是中国体育媒体的中坚力量，即使其中的有些人，例如黄健翔、刘建宏等人离开了央视这个平台，但是他们还是在延续着对于中国体育的热爱，在更加广阔的天地间用自己的经验继续贡献着。

在这群人里面,《足球之夜》的制作者们是一个有些不同的群体,出于对足球特别是中国足球的热爱,他们对体育频道的热情更高。刘建宏就是这个群体中的佼佼者。

不像体育频道最早招聘的两拨人,刘建宏不是我面试的,因为当时的招聘有一个规定,只能是北京户口。他是由张斌招揽的《足球之夜》的“临时工”,在那时的体育频道里面,由于人事部门没有名额,但是频道的节目又必须制作,所以有相当的一批人是这样的“临时工”。那个时间的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只覆盖北京地区,全年的广告收入不过才四百五十万人民币,没有后来的较好待遇和地位,他们这些人聚到北京,不是把体育部当成饭碗和跳板,完全是出于对体育的热爱,如果不热爱体育,在体育频道工作是会非常辛苦和无趣的。不过我和他们都不很熟,因为我有一个用人原则:我选制片人,制片人选他们用的人。

由于张斌患心肌炎需要休息半年,刘建宏得以代理这个栏目的制片人,我也才有机会慢慢了解他。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一个任劳任怨、中规中矩的人。所以当二〇一四年世界杯之后他找我,告诉我他要离开央视去乐视,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想到了许多人会离开央视,却没有料到刘建宏会这样选择。

不过现在看看他的自传,我觉得却也在情理之中,由于是苦孩子出身(我们中间相当多的人与他有着相同的经历),从小就抱着改善自己与家人社会境遇的目标,所以刘建宏始终在自我进取之中。否则他不会放弃石家庄电视台的职位,

一无所有地闯荡北京；否则他不会一直担任《足球之夜》的制片人，直到这个栏目淡出人们的视野；否则他也不会放弃虽然逐渐平淡却是衣食无忧的央视平台。

我始终认为人是需要精神和热情的，所以看到建宏在中年时期这么决然地重新选择自己今后的路，我由衷地佩服他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从和他的谈话中，我也似乎又感觉到了二十年前体育频道人员具有的那种热情。

天道酬勤，热情总会有回报。祝建宏成功！

小满足算是大回报

张斌

忘了具体的日子，不久前，几通未接电话显示在屏幕上，那是身在南粤的老友。天色已晚，凭我经验，该没啥正事，一定是喝了，微醺中拖长的尾音，说到妙处，各色方言自由切换。回电，电话另一端果然传来小嘈杂，“斌老师！斌老师！”显然喝爽了，我心里盘算着如何才能让老友的兴致自然收场。果然，直播开始了，老友与我同行同业同岗位。“喝酒呢！电话别挂啊！你听听一位老朋友的声音，他儿子很牛，刚刚加盟澳大利亚海军，练出非常漂亮的胸大肌。别挂啊！我把电话给他。”

谁啊？我脑海里没有丁点儿预感。“斌老师！我是陈亦明啊。”一声长长的“您好啊”，既是一份感慨，也是迅速找寻到最恰切的语气去对应这位昔日的采访对象。太多年未曾见面，只是从他人的闲聊中，拼凑些零散的信息——“波经”、“波胆”等等。一番客气，几多感慨之后，脑海里曾经的那个陈亦明总算复原出来了，当年在演播室中，他的紧张就汇聚在眉宇之间，无论如何都化解不开的，我至今也不能理解，他

为何敢来直播中《足球之夜》。“斌老师，你当年可跟我说过，咱们的节目会有三亿人看的。”我真不记得了，三亿人什么概念？那年代根本就没有精确的收视统计，那“三亿”真若说过，那也是莽撞的我为了震慑对方才想象出的数字，也许我和同事们那会儿，直播的那一天，全中国都在看着我们。

我曾经多次写过陈亦明直播中滑落肩头的那滴汗水，看似平实，内心多少有些得意，这么多年过去，大家都淡然多了。“你得原谅我啊，那时候也只有说一切尽在不言中了。”“我理解，我理解。”我其实从来就没有有什么不理解的，电话挂断，那一端继续喝着大酒，往事一直在说。

我根本记不清何年何月何日采访的陈亦明，只记得当他走出演播室一瞬间，同事抄起摄像机扛在肩头的利索，长长的走廊一时没有尽头，有镜头在，好像必须说些什么才好，也才有了那句话。我只记得，直播前夜一直在开的策划会，一路奔赴重庆，“押送”陈亦明到京；一路闪电般去辽沈，直扑王洪礼，这一路就是建宏亲往，周四最早一班飞起，一分钟不耽搁杀回北京，晚上我进了演播室，外面一切还要靠建宏主理。

那一夜，太多不确定摆在我们面前，新闻事件的特有张力和压力让我们暗自亢奋着。我居然没有记下什么细节，但建宏一定是说到关键处，会在面前铺下几张纸，随时记下要点，点点画画之间，一期节目也就有了骨架，那并不舒展的字体就嵌在我的记忆里。有幸，我们一道在小小的《足球之夜》里曾经特别舒展，那种“野蛮”和“自负”也许正是建宏当

下的职业状态，而状态从来都是职业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和同事一样是从那条微博中得知建宏的离开，尽管二〇一四年给我过生日时，他曾经明确提出过未来的道路定会有新的选择，但那时也就听听而已。走得并不匆忙，职业交接处种种设计很精心，我等借此也在过往的道路上再走一遭，自此不再是同事，但继续同行同业，说好的酒始终没喝，各自忙着，即使奔波在同一赛事的同一城市中也未曾再聚，匆匆一年有余了。

中国队冲击俄罗斯世界杯是大事，我被派往深圳和沈阳，很少在江湖上走动，但我喜欢赛场的气息，赛前静静地察言观色，会在心中有所沉淀的，没有这些，时间一长，镜头前的我基本就是苍白或者胡说了。建宏比我强，他更多的在现场，更多的第一时间表达。在深圳，在沈阳，我很容易找到看台上的评论席，建宏到了很早，他不必在赛前注入点和评论席之间奔波了，从容说球是种放不下的诱惑，自然也是职业的价值。远远地，大家彼此挥了挥手，建宏灰白的头发很显眼，那一刻脸上淡淡的笑意也很清晰。总玩笑——“年近半百”，当下确实日益迫近了，因此话多还是话少都有理由的。

关于建宏，我可以说很多。但作为同行者与战友，我脑海里更多浮现的还是我们“创业”之初的种种，多说会矫情的，但进入中央电视台第一刻便扑到编辑前看素材的那一瞬间我挥之难去，拘谨的他还不能随意地脱掉身上的风衣。我还记得彼此人生中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建宏的电脑大约是“NEC”，那年头不便宜。它即是建宏的生产工具，也期许着

写出像样的好日子。笔耕不辍一度是他工作之余的常态,踏实、能吃苦,这都是他诸多优良品质中的关键所在。那时理想和欲望都不复杂,职业满足感能帮我们自己解决很多问题的。

这本《上半场》中会有太多故事,众人拾柴,复原一段职业旅程。我的回看并不精彩,但真心庆幸与建宏以及《足球之夜》同仁有共同经历,那经历不用来炫耀,能回忆就够棒了,实现小理想的满足感算是大回报了。

在朋友圈中,没有距离感一说,不点赞,不评论,并不意味着冷漠,建宏还是当年的建宏,自信、能搏、忙碌是他的需要,意气风发是他的需要,职业状态大多数情况下等同于生活状态。苦与无奈必须被我们隐在身后,无甚抱怨,得太多厚爱,过自己想要的日子需要勇气。让改变发生才有希望,建宏过往职业经历中他始终坚信这一条,他曾经说过,希望可以满头白发依然说球,从灰白到全白还早着呢。脑子清楚,韧性不减,还会成全我们的,一定可以的。

目 录

序

盘带记忆 / 白岩松	03
期待下半场 / 马国力	08
小满足算是大回报 / 张斌	11

引子

一 故乡·亲人

第一章 回不去的故乡	11
第二章 姥 娘	21
第三章 妈 妈	29
第四章 三 舅	51

二 我的足球启蒙

第五章 聂老师	63
第六章 足球的失败与胜利	73
第七章 我们是冠军	88